

1007

2
4
力

第四辑

扬州



仪征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仪征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目 录

●人物春秋

盛成传 张德鑫 1

盛家不盛

“混世魔王”

同盟少年

“乐园”苦酒

先父高直侯先生事略 高昆 高崐 高嵩 56
高崧 高华

回忆我的伯父吴遐伯先生 吴静安 69
为教育事业

鞠躬尽瘁的李方漠 李正升 李正东 75

移风易俗勤为行 广田义雄 84

●仪征旧闻

仪征旧县衙前后地址 孙达云 88

解放前夕小教

反饥饿罢教斗争 杨罕人 龚振华 92
沈 捷 周敏坚

●工商纪实

十二圩的两淮盐务 沈捷 98

●文化与教育

江边一都会 处处笙歌声 沈捷 137

——十二圩往昔文化娱乐活动追记

忆母校——扬子初中 高维岳 144

附：扬子初中校歌

●乡镇录

《真州竹枝词》

初考与选注(上) 厉鼎禹 150

胥浦古今 卞集 157

●名产谱

朴席 沈捷 161

胥浦小糕 郑黎 167

●书名题字 陆定一

●责任编辑 朱安平

●封面设计 陈献芹

●篆刻 林云志



盛 成 传

张德鑫

盛 家 不 盛

世界进入了十九世纪末叶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大清王朝也临近了末日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，公历是一八九八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戊戌维新失败，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于菜市口刑场，光绪帝被幽囚于中南海的瀛台，慈禧太后政变成功重新训政，气息奄奄的末代封建王国一时呈现了回光返照。

翌年，几乎紧跟着百日维新的失败，一个称作“义和团”的农民革命运动象火山爆发一样，起于山东，迅即席卷直隶、京、津，遍及长江以北。他们“杀洋灭教”、“聚众抗官”，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，北方大地人民造反的怒吼，在扬子江畔也激起了回响。

长江下游有座叫仪征的小城，城里有一家姓盛的没落的书绅人家。就在这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年头一八九九年二月六日夜里，阴历是腊月二十六，在扬子江水愤怒冲击这片黑暗大地的咆哮声中，盛家二少爷出世了，后来被人们恭维成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转世投胎来革清朝命的，他就是盛成。

仪征，北界淮泗，南滨长江，西有滁河在那里入江，东有运河从那儿出江。两河之间有方山、横山、奶山、十里长

山、光山、青山、车家山、大铜山、小铜山、捺山、耳顶山、洋山、庙山等，群峦蜿蜒盘结于西、北、东三面。孔尚任诗云“涛来万里潮头亮，眼横千山雨气蒙”，描绘了仪征乃江山形胜，纵横捭阖，鸢飞鱼跃，有待于英雄豪杰大施作为之地。

这座小城城小名不小，它毗邻扬州，位居天长、六合、南京、镇江、扬州之间，是淮南重镇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历史上它曾多次毁于战火，毁后重建，建后又毁，故仪征延续至今实是两城。一是宋代真州旧城，公元一〇一三年，宋真宗诏铸玉皇、圣祖、太祖、太宗四金像于此，因仪客通真，即敕令升为真州，並建仪真观，真州、仪真之称由此而来。现留的鼓楼即当时之南门，相传有真州八景：胥浦农歌、新城桃坞、文墩积雪、北山红叶、资福晚钟、天池玩月、泮池新柳、仓桥塔影。可惜“妆楼夕照”皆成灰烬，人们只能从欧阳修留下的出仪征泛大江诗中去觅思古之幽情：

“孤舟日日去无穷，行色苍茫杳霭中。山浦转帆迷向背，夜江看斗辨西东，澹田渐下云间雁，霜日初丹水上枫。莼菜鲈鱼方有味，远来犹喜及秋风。”一是现有之今城，始筑于元、明之间，至康熙年间，已恢复并发展到相当规模，重又成为吴头楚尾之交、江北淮南之际一大水陆都会，有“风物淮南第一州”之誉。仪征不止是军事重镇，交通孔道，更兼河山带砺，钟灵毓秀，人文荟萃，又不知赢得多少词人墨客的书题吟咏，孔尚任咏仪征之名句“酒店原开红袖底，城门亦在绿杨中”，极言其风物繁华之盛，似又过扬州而无不及。

但到盛成降世时的仪征，他只能从老祖母的嘴里去想象那昔日的画栋飞檐，丰姿丽彩：“这儿曾是万商云集之地，官儿来养老，文人作食客，佳人藏金屋，富过沈万三的人都

来此大兴土木盖屋造园，好不繁华。可惜太平天国的天兵天将一把火，将这一切烧个精光精光。”盛府也难逃此劫，老祖母对太平军不免切齿之恨。老辈们传说，这场灾祸本可避免，太平军进军此地时，上头的命令是“绕城而过”，但执行命令的将领是个粗通文墨的白字先生，错把“绕”字认作“烧”字，就这一字之差，使古城多年的惨淡经营付之灰飞烟灭。当年身历其灾的人痛赋曰：“楼台亭观尽荒邱，家家俱是满堂红。”可见这场火烧得彻底。几十年后，当年兵燹所遗的碎砖烂瓦仍无处不见，全城地下断垣，仪征人就地取材，多用残砖颓瓦修筑屋舍街巷，以至当地泥水匠以善砌碎砖墙为绝活闻名于外。

城区东南天宁寺一带曾是仪征的灵秀所在，寺有宝塔，始建于唐，寺外有桥，因寺得名天宁桥。塔桥之间，波光潋滟，一片清虚，立桥上观塔，塔影倒浸于清虚之中，为小城胜景之冠冕。有位住近桥畔的画家，对有幸卜居于此颇感得意，常于书画上自题“天宁桥下第一家”。也在这七层古塔的塔影下，早于太平天国之前，世代书香的盛家在此开设了一家塾坊。

考仪征盛氏，渊源于周朝姬姓后裔，时盛国为诸姬之一及周穆王时盛伯之后，在今之河南、汝南一带。后子孙分散各省，先由黄河流域到益州去，三国时随魏，又散布于广陵、会稽一带。南宋之后，多在长江流域。盛成祖上这一支，乃由江西迁安徽而至江苏。到仪征定居的始祖为盛必禄，生于明末熹宗天启六年，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。

盛成祖父长庚先生能做得一手好文章，但却好吸鸦片，只在云中雾中消闲解闷，枉有其才。他一进考场便烟瘾大发，鸦片与文章打成一片，喷云吐雾中文章作好，烟也抽没

了，便将文章换大烟，自己再另书一篇。正写得天花乱坠烟雨纷纷之际，突然一声炮响，交卷时刻到。结果，他卖出换烟的那篇文章高中前名为人作了嫁囊，他老先生自己只得了个副榜。盛成祖母第一个骂他不成器，其他亲友也笑话他。这位不争气的祖宗到底在烟天雾海中终其身，死时才四十岁，时为光绪九年，即一八八三年，盛成出世前十六年。

祖父早歿，预示着这个封建家庭也无可抗拒地被时代的洪流卷向崩溃。盛成在其中文版《我的母亲》中是这样描写他的家庭的：

那时我们家里人，上上下下，非常之多！简直是一座小小的清宫。有太后，有同治，有光绪，有公主，有郡主，有县主，有外戚，还有乾儿子，还有乾女儿，及仆役侍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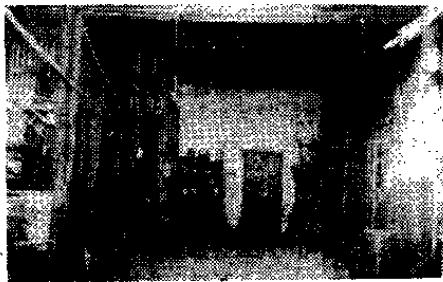
盛府的“慈禧”就是盛成祖母王氏，盛父好比是光绪，母亲在家里却似隆裕的处境。

老祖母出身于仪征首富之家，虽七岁丧父，这位千金小姐独生女却知书识礼，爱读《红楼梦》，年青时有凤姐之才，年老后享贾母之尊。仪征被太平军烧毁后，祖母率家还乡重整家业，在盛氏祖遗的善坊旧址上再建盛府。对外，她自任总管，督工监造，运砖移石，指挥有方；对内，她是一家之长，说一不二，唯她是命，以至祖父、伯父、伯母、父亲等皆未活过四十相继早亡，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，她自己可以不遵“三从”，却要当儿媳的盛成母亲严守“四德”。

有一件往事，盛成终身耿耿于怀。父亲逝世的噩耗传来时，母亲刚生下弟弟不满两月，孤儿寡母，悲痛欲裂。母亲共生三男三女，两女早亡，一女哑残。就在这母病孩幼，债主逼门，面临绝境的当儿，素来大权独揽的当家祖母，忽然

不理家政，将全付重担擢在产后血亏的母亲身上。但祖母并非真的“退位”，给父亲做“三七”那天晚上，祖母忽从佛堂骂了出来，原因是那天佣人多买了三个铜钱的青菜，她便嫁祸母亲，大发淫威，当着满堂亲朋，逼盛成母子跪至深夜不饶。时盛成仅七岁，目睹身受这盛府“老佛爷”的封建暴虐，幼小心灵早早播下了叛逆的种子。事实上，老祖母也真的最喜欢、崇拜西太后这个大清帝国的老佛爷。如果说，鲁迅的祖母是幼年鲁迅的一位良师益友，那末，盛成的这个“那拉氏”祖母却是他幼时启蒙的一位反面教员。

盛府居宅名“世德堂”，但祖母的家长统治似乎就缺这个“德”字。祖母共生子女四个，父亲元龄行二，伯父名汝龄，下有三姑、四姑。此外，还有盛成称大姑的四祖父的长女及考书院的先生们也住盛府，合府上下有二十多口人。尽管伯父、父亲都很孝顺他们的母亲，且弟兄俩读书非常用功，入学又早，累试冠群曹，可谓“显名声扬父母”，但老太太大概因为对丈夫的失望与怨愤，偏偏重女轻男，爱女儿



今为民房
盛府居宅一世德堂一，

而不大爱儿子，尤其是娶了媳妇的儿子，因而她也并非凡女儿辈都喜欢，对儿媳自然是谈不上爱的。若说两位儿媳，盛

成的伯母是李海秋孝廉之女，母亲是郭海楼的孙女，李、郭两家皆为当时仪征的名门望族。她们深有家教，都是在家孝母、出嫁孝婆的贤淑女子，于归盛家后，都一千个不敢，一万个小心地敬奉婆婆，夫妻恩爱，妯娌和睦，可老太太仍对她们看不顺眼。

伯父生平最爱读昭明太子的《文选》，直至死的前一夜，仍高诵曹子建的文章不绝于口。梁昭明太子曾读书于仪征西门外之横山，梁武帝初年立卞郡学，曾建读书堂于横山之南，晚年信佛后改读书堂为禅证寺。如今读书堂没有了，禅证寺也没有了，太子院自然也不存在了，但伯父仍常徒步去瞻仰横山，因为陈思王、曹植与昭明太子都是事父母极孝而又不得父母谅解钟爱的不幸之子，伯父跟这些古人大概深有共鸣吧。伯父的诗文很好，时人评说他“文境如风发泉源涌，一片机神”，其诗亦“声情迸露”。可惜伯父的才气未等充分展露，不幸就降临到他身上。在盛家大院那旦夕不绝的嗟嗟咄咄、唧唧咕咕声中，伯母抑郁寡欢，得了产后癆，却说她能吃不睡害假病，连老妈子都不肯给她抓药。伯母咽气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死之后，就再不能说 我 装 死 了。”伯母活活气死后，伯父终日不出书房门，或躲在杏荫深处读他的《昭明文选》。这本书并不能使他得到根本解脱，第二年春天，这位仅二十七岁的年青才人也死于癆病，紧追他的爱妻在另一世界中找到了归宿。这些悲伤的家事，盛成都是听母亲说的。这位慈母也许不曾想到，这些故事成了给小盛成以反对封建礼教的最佳启蒙教材。

父亲盛元龄是必禄公的七传子孙，也是个读书人，十八岁进学，光绪戊子科试第十一名。当时许多爱国的读书人都十分关心国是，这位新科秀才亦蒿目时艰，倾向维新。他常

常心里发闷，忧心于时局，并总跟自己母亲的观点相左，只有妻子是他唯一的知音。甲午战败后，他支持康、梁变法，说“学贵能变”，他也主张废八股，兴新学，要治本清源发展经济。他写过一些十分激进的策论文章，鞭挞时政，如在《非天子、不议礼、不制度、不考文，今天下、车同轨、书同文、行同伦》一文中，表达了他对西太后拿古代的礼法、制度、文章等为护身符来代光绪执政的不满。慈禧借洋人的屠刀镇压了义和团后，向列强签订了巨额的庚子赔款，此事对盛父刺激更大，他借考文山书院的机会，写了两篇激扬文字：《危者安其位者也》、《真德秀朝辞奏五事赋》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

野狐升座，锅旁闻鼾睡之声。

秋燕巢梁，苑里惨凄凉之况。

骄奢淫逸，盘游燕乐。后房有狐媚之艳妻，外镇有狼心之养子。

这些都是影射痛骂慈禧之词。再看：

士气之宜伸，国耻之必洗！

祸起金人，辱在宗社；酸心沙漠沈龙，慨念江潭走马！输他岁币，室若瞽瞍；嫁我王姬，泪如珠洒；太息中原多故，恢复何年？幸从逆虜将亡，扫清诸夏！

文章之浩气，简直要革清朝的命了。此外，文中诸如“鞑靼”、“蒙古”、“小朝廷”、“莫救半壁偏安”、“大地腥风，漫天毒瘴”等语，何尝不是现代思想，岂是清末那些官样或八股文章所能相比。接着，日俄战争，中国成了“斗牛场”，列强间的争夺，结果是中国来“赔牛、赔人、赔地”。惨痛的现实使盛成父亲的思想与感情趋于成熟丰富。

他说：“战争者荼毒生灵，酷吏者草菅人命，庶民之存者危矣哉！”“当今之世，一残杀之世也。虽有善人，亦未如之何也已矣？”但他也变得乐观一些了，他主张“生聚十年，教训十年”。他的《勾践卧薪尝胆论》写得甚有见地，且见识广博：

天下事，不祸不福，不危不安，不塞不通，不剥不复。历观古今中外，有一一深信其不爽者：俄人受瑞典、波之侮，大彼得轻身习战，而邻敌以摧。北美为英人所隶，华盛顿合众图强，而共和立国。英之困于拿破仑也，惠林登志气不衰，卒流法皇。日之迫于俄、美也，明治改革旧政，遂成强国。普之覆于法也，良民会起，而藉拯危亡。法之覆于普也，纪念会兴，而又图恢复。豪杰英雄之概，激昂而蛰伏，倔强而燮屈，一旦鱼得水，虎从风，有倏然立大功、成大业，削平大难，寻复大仇者。不观夫卧薪尝胆之勾践乎？……

仿佛跟国势衰败相呼应，盛家的家运也连遭不幸。伯父母去世后，他们的儿子——盛氏家族的长房长孙，也只活八岁就死了；盛成的大姐更短寿，仅两岁就因病早夭；接着盛成的四姑又相继病故；还有其他一些近亲老小的死亡，这些无疑都加重了对盛成父亲的打击。但他并未被家庭的不幸压垮，还想为实现报国之念做一点事情。就在盛成出生的翌年，仪征县令慕其名，父亲被延为仪征县东门正董，办理地方团练、训农、赈捐等事宜。他在江宁筹餉捐案内，报捐了一个贡生，接着又在江、皖劝办顺、直善后赋捐案内，又报捐了一个县主簿，指分浙江，即于光绪二十九年只身赴杭州上任，做了个万寿宫行宫管理委员的小官。同年，又在浙江

银铜元总局得了个差事，做物料库兼煤炭厂的司员。父亲位卑职小，终日忙于应酬，今日是抚台大人某姨太生辰，明日又是道台衙门娶小妾。在这种醉生梦死的环境里，报国无门，又远离家乡亲人，加之操劳过度，父亲得了咯血之症。可怜文人命薄，哲人不寿，终于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国难家愁中客死他乡，年仅三十六岁，临终前还在看那张当时中国唯一的新闻报《申报》。父死时盛成不过六岁，他对父亲自然会有多少记忆存在。但从母亲那里，尤其是从父亲留下的那些热血文字中，使盛成吮吸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珍贵乳汁。

母亲郭汝功生于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年），她的曾祖母阮氏是仪征学派创始人阮云台的堂妹，她的外祖母张氏是张积中先生之胞妹，外祖父是李晴峰先生之弟，也是阮云台的门生。张积中和李晴峰在当地被尊为“南北两圣人”，是周太谷先生的弟子。太谷先生乃当时之进步思想家，学主三教同源，力倡“天赋我曰命，父母赋我曰身，合德曰性，性非学不能立，学不习亦不能达，学者格也”之说。太平天国时，张积中先生用古衣冠祀子，以伏羲、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文王、孔子、颜回、子思、孟子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为中国民族意识之正统，於大紫山顶筑垒城，并引黄河之水环山麓，买弓箭武器以为军备，与清廷对抗。四方来归者众，他们坚持了十年。至同治丙寅年，在清军重兵围困中，积中先生率徒众千人宁死不降，面南自焚而死，为仪征青史谱下了壮烈篇章。清廷随即密谕缉捕张积中余党李晴峰，时晴峰先生仍在仪征南门外汪园湖心亭上讲学，无意逃匿。他方冠道袍去见曾国藩，见曾不拜，宣讲理学，竟使曾国藩折服，叱退左右，与晴峰先生畅谈三昼夜。

这些家史对盛成母亲自然深有熏陶，遂形成了她平、实、精、详的秉性，盛成说他母亲“是一个庄严、慷慨、八面玲珑、婆婆浑沌之浣纱女的返魂梅”。

浣纱女相传当是仪征《烈女传》上的第一名，春秋时代人。伍子胥由楚去吴途经仪征时遇追兵至，适逢这位浣纱女在江边，她为伍子胥指引过江之路，自己投江牺牲，伍子胥得救后感愧无比。返魂梅确有此树，植于仪征东门外旧江口的准提庵内，相传是南朝刘宋时故物，在北宋及清乾隆时死过两次，又两次复活，长成一深一本五千高出檐间的老梅树，



盛成先生母亲之遗像，系
徐悲鸿作

故称“返魂梅”。这棵千年复活的老梅，每逢早春，雪里开花，香闻好几里远。盛成父亲把自己的书斋名为“梅花书屋”，把妻子看作是他的“返魂梅”。由此可见盛成母亲在盛成父子心目中的地位，是何等的高大圣洁。

盛成父母原是自小相熟的表兄妹，母亲的祖母就是盛成祖母的姑妈。他们青梅竹马

长大，在光绪十六年（一八九〇年）成亲。婚后夫妻感情如胶似漆，从不曾拌过嘴。每当父亲为国家、家事伤感愁闷时，母亲是他唯一的知音，给他以安慰、鼓励 and 希望。

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没有享受过什么欢乐，她是在丧父丧母丧夫丧子丧女等接二连三的亲丧打击中苦度岁月的。父亲的死，使盛家失去了最后一个当家男人，留下一群没有儿子、没有丈夫、没有父亲的老嫗、新寡和孩子。“家无主，鸡犬侮”，亲朋邻里不再登门，地痞无赖欺凌于后。当此艰难之时，祖母忽然撂挑子不再当家，将这副烂摊子扔给了大病中的母亲。父亲生前欠下不少私债，母亲在病榻上筹东划西，应上答下，还要对付那防不胜防无休止的流言蜚语。母亲在泪水中煎熬，有好几次梦见她自己跟死去的丈夫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母亲的病越来越重，有一次大夫说准备后事吧，不懂事的盛成兄妹围在母亲床前拼命号啕。这时，床上响起了微弱却十分坚定的声音：“我不会死的！我不能死！我死了谁来服侍娘！我死了谁来照管孩子！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”奇迹出现了，死神让道了，母亲真的没有死，在病榻上躺了三年之后，居然慢慢地好起来了。

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时代，母亲虽出身书香名门，却目不识丁，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那个时代中一位善良、贤德、坚毅的中国女性的典型。她心有泾渭，含辛茹苦，自己承受一切艰难打击，大义舍子去投奔革命，盛成兄弟记少小离家投身于民族复兴大业，是跟这位平凡而又非凡的母亲分不开的，是母亲作出了最大牺牲，是母亲立下了第一功。盛成对母亲有极深极挚的敬爱，已超过一般的天伦之情。“我们要从死里求生！”这是母亲经常宽慰父亲的一句话，也是她传给子女们的一句奋斗格言。后来，盛成把这

一切都写进了那本著名的《我的母亲》中去了，这本书之所以能一鸣惊人轰动欧洲乃至世界，打动了千百万异国读者乃至世界伟人和名人，首先就在于这位中国母亲自身的高尚情操和品格。

万妈妈是童年盛成另一位不能忘怀的亲人。说是“亲人”，其实万妈妈跟盛家并不沾亲带故，她只是盛家的一个老佣人，但盛成视她比亲人还亲。说起万妈妈，盛成的感情是那样充满童真和挚爱，即使今天盛成自己已是八旬寿翁，他仍是万妈妈的孩子：

我还不曾出世，她就到我们家里来了。我父亲死了之后，她是我母亲唯一的心腹人。我母亲生我之后，就见天喜，生了一身的疮。她那时就将我交给老万妈妈，她是我唯一的保姆。

我是她一勺一勺哺出来的，我是她一嘴一嘴喂出来的。我的重心，是她的骨肉；我的襁褓，是她的衣服。我说的话，是她一句一句教出来的；我走的路，是她一步一步扶出来的。我在她怀中，我在她的背上，她不断的培植我，我永久的欢喜她。人家请她，我们一起去，人家请我，我们一同来。分不开，她是我的，我是她的。我哭了，我叫：“妈妈，来救我！”她好比老母鸡，见了恶鹰，来抢小鸡，她那双大脚，三步两步跑了出来，先把我救出重围，然后同人家吵闹半天，代我理论。她为了我，时常同老主人辩嘴。万妈妈一开口，我祖母就不作声了。她是真的，她是直的，她是不怕的，她要讲理的。

我上学之后，先生时常要打我，她就同先生

吵，她说：“先生先生，请你来教人的，不是请你来打人的。”

万妈妈出身贫苦，早年丧夫，无儿无女，带过一个养女，晚年靠她，竟遭苛待而死。当时盛成在长辛店，得此消息，好比死了亲娘，哭了好几天。夏天回家，即给万妈妈去上坟。他痛呼道：“妈妈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喂我的饭，还在我的肚子里。你教我的话，还在我的舌头上。我儿时的幸福，再也享不到了。我受了委屈，我都叫你来救我。现在我受社会铁锤的痛击，又叫谁来救我。我想到你，我的心苦。我要叫你，我又不敢。真爱的妈妈，我是乡下人的义子！我是乡下人，我爱乡下人，我始终是你的儿子。”

也算富家子弟的盛成，正是从穷苦人万妈妈身人吸取了滋养，使他从小就热爱劳动人民，同情被压迫者。而从他祖母那儿，则懂得了一些什么是封建专横。一个是他的保姆，一个是他的祖母，究竟谁高贵，谁卑贱，他幼小的心灵中自有一杆天平，有着鲜明的爱憎：

她是同我祖母同年。我祖母六月生日，她是正月。我祖母是城里人，她是乡下人。我祖母是主人，她是佣人。我祖母知书识字，她目不识丁。我咧，最怕我祖母，我最喜欢万妈妈。

这就是盛成出世时的时代、社会、家庭和亲人，他没有选择地来到这个世界、这个国家、这块土地和家园，但却要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，也许从万妈妈喂他第一勺饭起就开始了。

“混世魔王”

盛成五岁启蒙，但他不愿上学，是母亲和万妈妈定要他